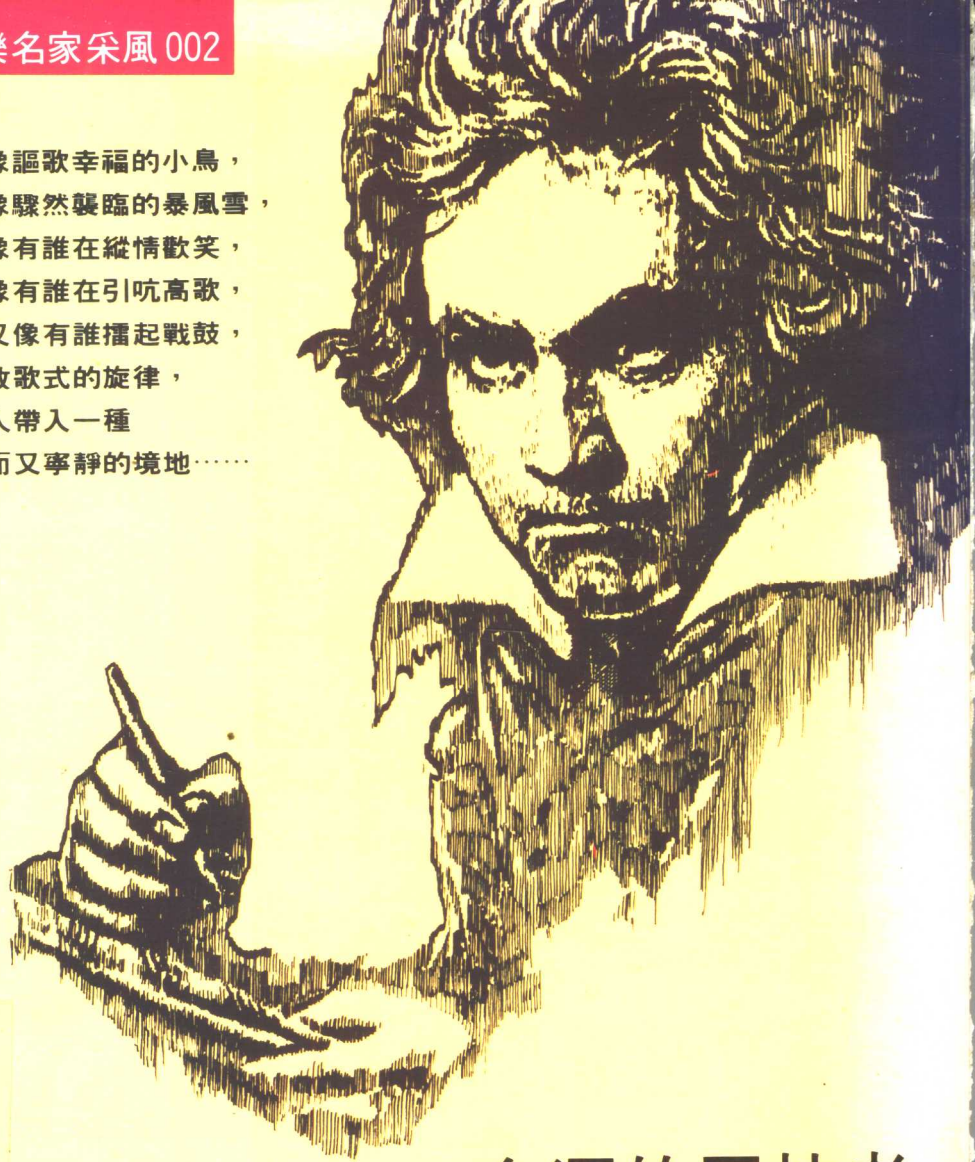


它，
時而像謳歌幸福的小鳥，
時而像驟然襲臨的暴風雪，
時而像有誰在縱情歡笑，
時而像有誰在引吭高歌，
時而又像有誰擂起戰鼓，
而那牧歌式的旋律，
則把人帶入一種
明朗而又寧靜的境地……



命運的反抗者

貝多芬傳

[捷]安·扎果爾日著

李梹譯

開今出版



90185302

ghidry.

Araven



命運的反抗者 貝多芬傳



[捷]安·扎果爾日著
李 梳譯

I 514.4
1003

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目 錄

內容提要/5

- ◎第一章 波昂城一個黑暗的角落/7
- ◎第二章 內夫的教誨/23
- ◎第三章 勃列伊寧格家庭/39
- ◎第四章 求見莫札特/49
- ◎第五章 《馬賽曲》的震撼/77
- ◎第六章 與海頓的暢談/91
- ◎第七章 與葉利涅克的較量/105
- ◎第八章 驚艷與迷惘/117
- ◎第九章 《月光奏鳴曲》的誕生/131
- ◎第十章 《英雄交響曲》的冷遇/145
- ◎第十一章 《熱情奏鳴曲》的因緣/157
- ◎第十二章 與歌德的激辯/175
- ◎第十三章 愛情的二度幻滅/201
- ◎第十四章 酒館裡的流浪樂師/211
- ◎第十五章 《第九交響曲》的滿堂采/223

內容提要

這部傳記小說以生動而細膩的筆觸，記述了一代音樂大師貝多芬生命的歷程。

貝多芬的一生充滿坎坷：社會的不平、愛情的打擊、疾病的折磨、命運的多蹇……但是他以頑強的意志奮鬥不息，在名師指點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下，為人類留下了寶貴的藝術財富。貝多芬在自己不朽的音樂作品中表現了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積極進取精神，抒發了對祖國對人民的愛。他以音樂為武器，向不公平的命運發起進擊，甚至在雙耳失聰的情況下，還奇蹟般地指揮了著名的「第九（合唱）交響曲」。

小說在刻畫貝多芬感人形象的同時，還介紹了貝多芬的代表作品（如《英雄交響曲》《命運交響曲》《田園交響曲》《合唱交響曲》《熱情奏鳴曲》《月光奏鳴曲》等）創作的時代背景及作品的主題思想。

旋律在發展，在加強，接著
戛然中止。就好像一隻關在屋子裡
的小鳥，撞擊著窗戶玻璃，摔倒了，
飛回去，接著又繼續作那種
絕望的撲擊……



第一章

波昂城一個黑暗的角落

「我要不是個烤麵包的，也許會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待音樂。可您，我的好先生，夜裡睡覺，白天工作。我卻正好相反。既然夜裡要烤麵包，那就只好白天睡覺。可偏偏不行……您從早到晚都在擺弄您的音樂，鬧得人別想闔上眼。更甭提樓梯上總有人跑上跑下，來來往往啦！梵·貝多芬先生，我可實在受不了啦，您還是另外去找房子吧！」

麵包師菲舍爾穿著條麻布褲子，襯衫上沾的滿都是麵粉，光著腳穿一雙家用便鞋，氣沖沖地離開麵包房朝自己那所老房子的大門口跑去。迎面走過來的是一個四十歲上下的男子，面孔紅得出奇，目光黯淡無神，眼皮有點腫，像是還沒睡夠似的。那模樣兒實在不討人喜歡，再看那打扮，分明有點過時了：一件暗綠色燕尾服，一雙白絲襪，鞋子上繫的是銀質大帶扣，頭上的假髮挽著黑花結，稍不留心就好像會掉下來似的。手裡還拿個包袱，鼓鼓囊囊的，像是塞滿了破布。

只見這位先生一言不發，神態高傲地盯著那位氣勢洶洶跑上前來的麵包師，看到房東氣急敗壞的樣子，他便突然笑了起來，臉色豁然開朗：

「您聽過莫札特的演奏嗎？」他把一隻手放在麵包師的肩膀上。

菲舍爾眨了眨眼睛。沒等他回答，對方又把這個奇怪的問題提了一遍：

「我是在問您，您聽過莫札特是怎樣演奏的嗎？」

「沒，沒有……」麵包師不知所措地回答。

「這麼說，您想必是沒有聽過啦。」對方的聲音裡帶著惋惜。「太可惜了！那可是位神童！十四年前他在我們波昂演出過：既是個技藝高超的鋼琴家，又是個作曲家。菲舍爾先生，您想知道，他

當時多大年紀嗎？才七歲，菲舍爾先生！」

「我只知道，我可從來沒有像別人那樣睡足過覺。」麵包師小聲嘟囔道。

麵包師窘迫中說出的這句話，那位先生根本沒有聽，只見他把戴著白色假髮的腦袋晃了好幾下：

「莫札特可是世上少有的真正的奇才，信不信由您。當年，這孩子在巴黎為國王夫婦演奏過，在倫敦簡直把那位英國女王給徹底征服了！公爵們和侯爵們都紛紛邀請他去自己的城堡演出，那金子啊，簡直像河水一樣，從四面八方流進他的口袋！」

那個胖麵包師終於明白，這位公爵府裡的樂師兼男高音歌手約翰·梵·貝多芬是在愚弄他。也許，他只不過是喝醉了？這種事可發生過不止一次！麵包師聽膩了有關神童莫札特的故事，於是又發了火：

「您最好還是別說這些莫名其妙的事吧！趁早把房子騰出來！您這一番花言巧語說了也是白搭。」

那位有經驗的演員故意做出一副吃驚的神態：

「我的房東先生，可我們現在談的正是這件事呀！莫札特眼下已經是一個聞名世界的作曲家了。都城維也納的人都崇拜他。他只要到哪位大臣家裡隨便彈彈鋼琴，對方總是引為莫大的榮幸。」

「貝多芬先生，我擔心，您今天有點喝醉了。咱們下一回再談吧！」麵包師感到十分氣憤，轉過身子，要回麵包房去。

「沒那回事，親愛的房東！一生中我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清醒過！請您還是聽我把話說完吧。那些曾經聽過莫札特童年時演奏的人，到今天仍然引以為傲！當年他住過的那間屋子很快就要掛上紀念牌了。而您呢？您卻不想讓自己的陋室四壁增輝。難道您就不怕將來有人責備您，說麵包師菲舍爾當年曾經把一位神童從自己的

屋子裡趕走？！」

「您自己也鬧不清您在說什麼，貝多芬先生。我可從來沒有把年輕的莫札特趕走過，因為我壓根兒沒見過他。再見！」

「不，房東先生，先別說再見！我們的話還得繼續談下去。我的大兒子路德維希就是這樣一個神童。他的名字也會傳遍全世界的。不用過多久！很快就會的！不信，您就瞧著！」

老貝多芬把包袱放在門旁的一張長凳子上，接著又攤開一張用粗體字印出來的海報。

吃了一驚的麵包師不由地讀出聲來：

通 知

一七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宮廷男高音歌手貝多芬，將不勝榮幸地在音樂學院大廳，把自己的兩位學生介紹給聽衆。他們是宮廷女中音歌唱家**阿維爾頓克**小姐和自己六歲的兒子。

前者將有幸演唱各種悅耳動聽的詠嘆調，後者則將表演各種器樂曲和三重奏。

他希望演出能帶給各位高貴的先生充分的愉快，承蒙宮廷全體成員垂青，兩位演員已經給予他們美好的享受。

演出定於下午五時開始。

未訂長期票的先生和女士們請付一枚金幣作為票價。

「喏，菲舍爾先生，您對這一點有什麼高見？」當麵包師的目

光停留在海報的下半部分時，宮廷樂師問道。

麵包師沉默片刻，無言以對。接著怯生生地說道：

「貝多芬先生，依我看，海報上有個錯誤。如果我沒記錯的話，路德維希不是六歲，而是七歲半。」

約翰·梵·貝多芬滿不在乎地揮了揮那隻長得很漂亮的手：

「多一歲，少一歲，這有什麼要緊的！神童的年齡應該是越小越好。親愛的房東先生，最重要的是：演出帶給路德維希的將會是榮譽，帶給我的將會是金錢，而帶給您這座房子的則會是尊敬！」

「受人尊敬我不反對，可得讓我在夜間受完累後先睡好覺。所以房子我還得讓您騰出來。」

「好，好，您可別這麼做！」男高音歌手的臉上仍然掛著微笑。什麼事他也沒有拿它當真過，更別說這位房東的怒氣了。

「您只消告訴我，什麼時候您需要安靜，我們就盡量演奏得輕一點，或者乾脆給您演奏搖籃曲？」

「您還要給我帶來多少麻煩？上個月的房錢您就沒交，這個月眼看又到了。」

麵包師剛發起牢騷，又打住了，因為門口突然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身影。兩位交談者都沉默下來，退進院子裡，驚奇地看著那位走進來的人。

來人中等年紀，背已經駝了，看上去身體很虛弱，一頭假髮好久沒有梳理。他進院子時根本沒去注意別人。身上穿的那件燕尾服晃里晃蕩，褲子顯得太短，一雙襪子早就看不出是白顏色，但走起路來步伐卻矯捷而又勻穩。

只見他右手拿著一根油漆已經開始剝落的黑指揮棒，左手拿著捲成筒狀的樂譜，指揮棒把樂譜敲出了節奏。

「這些日子他每天都到這兒來！」

「別說話……」男高音歌手截住麵包師的話頭。「咱們還是看看，他想幹什麼。」

兩個人像城裡所有的人一樣，對進來的這一位都很了解。從前，他是個音樂家，多多少少寫了點曲子。人們說，他因為勤奮過度，頭腦已經完全「失去常態」，裡面剩下的是一團混亂。當年，這位音樂家是城裡受尊敬的公民，如今卻成了一個瘋子，跟誰也不說話，只是揮動著那根指揮棒和捲成筒狀的樂譜滿城到處亂轉。

現在他一動不動地站在院子裡，側耳傾聽屋子裡的聲響。從一樓敞開的窗戶裡傳出樂曲聲。有人在嫺熟地彈奏鋼琴。

瘋子開始合著音樂的節拍揮舞起指揮棒。只見他全身都在搖晃，臉上露出安詳的微笑。顯然，屋裡傳來的樂曲聲帶給他那雙富有經驗的耳朵一種享受。他就這麼站了一會兒，又用手中的指揮棒指了指裡面坐著一位看不見的鋼琴家的那所屋子的窗戶，連連點頭。這個動作表示的只能是一種意思：曲子好，鋼琴家演奏得也棒！

「您看見了嗎？」當那個穿黑衣服的人走遠了的時候，約翰·梵·貝多芬小聲地對麵包師說，「他指的是我那個房間！難怪人們都說，真理出自孩童和傻子之口。他誇獎的是我兒子！稱讚的是他的演奏！」

「也可能是，」麵包師頗有分寸地表示同意，「但即令是您、您的學生和您的三個兒子都演奏得像天使一樣地好，那叮噹聲啊、歌唱聲啊、跺腳聲啊、尖叫声啊，我反正都聽夠了。」

「我真沒想到，您竟會是這樣一個反對藝術的人！」

「我可沒說我反對藝術。我只想安安靜靜地睡覺。」

「房東先生，我得警告您，您可要倒霉了，仁慈的公爵大人會對您大發雷霆的。」

「哼……」

「我要處在您的地位，才不會『哼』哩，而是立刻放棄那個讓我們搬家的要求。您剛剛看了那張海報，我的兒子已經在大主教的官邸裡演出過。您簡直想像不出來，他的演奏有多成功，那些大人先生們又有多麼高興！公爵抱住孩子，撫摸他的面頰，激動得眼淚都禁不住要流出來。而我只消告訴您，您……」

「大主教先生為人公正，他知道，麵包師應該是夜裡烤麵包，白天睡覺。」麵包師反駁道，但緩和下來的語氣證明他的決心已經動搖。

在波昂誰惹得起大主教？他的城堡裡養著一大幫侍從長、高級侍從、僕役、獵人、馬伕……天知道這位大人物手下多得簡直數不過來的僕從，另外還有些什麼稱呼。

波昂城有八千居民，每個人都想從城堡裡流出的那條金河中撈點外快。公爵手下的那幫樂師屬於那些最潦倒的人們之列。他們總共三十六個人，約翰·梵·貝多芬是其中的一個。

麵包師菲舍爾很清楚，他那位厚臉皮的房客，在公爵所有的手下中是最不起眼的。他那故去的父親比他要精明一些，儘管是個法蘭德斯人^①，卻當上了職位相當高的樂隊指揮。另外還開設了兩家酒館，賣的是著名的萊茵葡萄酒。

對這位當兒子的貝多芬，麵包師就實在談不上什麼尊敬了。可他還有個兒子路德維希！才七歲，滿城的人都說他有遠大的前程。當然，也有人在暗中竊笑——他們看夠了那幫神童！可菲舍爾是有眼力的！這孩子可有點與眾不同，儘管像所有的孩子一樣也愛淘氣，有時候卻又像個成年人似的，顯得那麼嚴肅。眼睛瞅著遠方，默默無語，不苟言笑，總在想些什麼。接著突然跑回家裡，這時屋子裡就會傳出彈鋼琴的聲音，那曲調說不定還是所有樂譜裡找不到

的哩。菲舍爾儘管不會演奏任何一種樂器，可他對音樂還是在行的。不管怎麼說總還有機會接觸。當年那位老樂隊指揮，常常把彈奏樂器作為一種消遣。和他一道這麼做的還有他的學生和兒子——那時候，這個當兒子的還是個年輕的美男子，又是個大有前途的男高音。

「貝多芬先生，爲了不讓您說我這個人不肯通融，那就這樣吧，我再等一等。我這麼做，看的是路德維希的面子。可有一點，早晨我睡覺的時候，你們可要輕一點。因爲音樂並不總是需要轟隆轟隆地演奏得山響！」

男高音歌手點了點頭，拿起自己那個古怪的包袱，便朝屋內走去。只見他登上木樓梯，走進自己住所的廚房。小房間天花板很低，窗戶旁邊坐著一位身體單薄、個頭不高的婦人，膝蓋上放著一件針線活，神態顯得很悲哀。那位做丈夫的剛一進屋，她便把臉扭了過來，這張臉消瘦、透明，顴骨上泛出一抹紅暈。他把包袱遞給了她，不無驕傲地說道：

「取回來了，漂亮極啦！你過來瞧瞧！」

婦人站起身。這時候房間裡跑進來兩個孩子——四歲的卡斯帕爾和兩歲的尼古拉。兩個人看上去都很墩實，小臉蛋兒紅得像被紅磚擦過似的。

只見他們你推我擠，好奇心十足，爭著要看父親放在那張擦得很乾淨的桌子上的包袱。

「燕尾服！跟我的那一件完全一樣！」宮廷歌手神氣十足地說道，一面把一件用綠色錦緞做成的小小的禮服鋪展開來。它很小，看上去挺可笑，完全是照大人禮服的樣式做出來的。

接著他又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件花花綠綠的小坎肩和一條顏色與燕尾服相同的緊身褲。最後是一副假髮，顏色雪白，盤成許多長長

的髮捲。

「小莫札特當初就是這麼打扮的！咱們的路德維希一點也不比他差！不管是比穿著，還是比演奏。」做丈夫的用一種吹牛的口氣說道，「可你，當然，是不喜歡聽這些話！」

妻子聳聳肩膀，嘆了口氣。這一來又把丈夫惹火了：

「哼，就你不喜歡。可我卻不得不拿出一大把金幣，這可決不是騙你，還算好，裁縫答應等開完音樂會再要手工錢。料子他選的是上等的。你不妨想像一下，路德維希穿著綠色燕尾服，戴著白色假髮上台演出，該多神氣！這可是個六歲的神童啊！哦，還有佩劍！我的天，讓我全給忘了！還得買一把鍍金的小佩劍。莫札特當年就有那麼一把。說不定，劇院服裝部能夠借到。」

「不幸的孩子！」妻子嘆了口氣，說道，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

「不幸？我倒想知道因為什麼？」

「孩子們，到院子裡玩去，」做母親的突然吩咐道，「我不想當著他們的面談這些事，」貝多芬太太衝著門外點了點頭，「可我现在要告訴你，這種音樂會我不喜歡。」

「為什麼？是不是路德維希不想練琴？看我怎麼去開導他。」說著做了個威脅的手勢。

「打吃完午飯他就練個不停！」

「可別又乒乒乓乓彈他瞎編的那些玩藝兒。他就愛這麼胡鬧！」

「咱們的路德維希練得可好哩。你自己聽聽！」

兩個人都不再說話。這時從鄰室傳來那快速而又勻穩的樂曲聲，聽起來更加清晰。她繼續說道：

「他可沒有哄弄你。可這得吃多少苦頭！」

「蠢話！他這是從小就熱愛音樂！」

「這倒也不假。可說什麼他還是個孩子。有時候他也想去院子裡跑跑，捉捉迷藏，玩玩球，可你就是不准他那麼做，簡直把他拴在鋼琴上了！」

「我是爲了他的前途著想。他應該成爲一個大鋼琴家！」

「可你總得多多少少讓他開開心呀」，做妻子的反駁道，「約翰，你就痛痛快快地承認吧，你關心路德維希的前途，可你更加關心的是錢。」

「怎麼，你是認爲我們的錢很多，是嗎？」

「我們窮，這是事實，可這又是誰的錯？你的薪水固然少得可憐，這不是——一年才二百五十個杜卡特^②，還得養三個孩子！可如果你能教教器樂課或者聲樂課，還可以掙同樣多的錢呀。我所擔心的只是，學生要真的來了，你還在小酒館裡坐著哩，那可怎麼辦？你也許醉得連樂譜都分不清了。」

做丈夫的突然從長凳上站立起來：

「你看怎麼樣，馬格達，是不是讓孩子把衣服試一試，看穿了合不合身？」沒等對方回答，他便朝門口走去。「你過來一下，路德維希！」

琴聲並沒有馬上停止。彈琴的人直到把一個樂句奏完，手才從鍵盤上挪開，然後立即出現在門口。這是個個頭不高，看上去卻挺結實的孩子。頭髮出奇地黑、又出奇地濃，披在腦袋後面，皮膚也是黑黝黝的，就好像他不是萊茵河畔，而是在陽光灼熱的南方的某個地方長大的。一雙黑眼睛露出疑惑的神色：把我叫來幹什麼？

「孩子，我爲你準備了一件你猜不到的禮物。一個星期後要開音樂會。你就等著，看我和媽媽把你打扮成什麼樣子吧！」做父親的一面誇口，一面把衣服鋪開。